

霧の 黒島



文・圖：洪素麗

霧の黒島 / 洪素麗文.圖

--初版.-- 臺北市：允晨文化，2011.06

面：公分--（當代名家；41）

ISBN 978-986-6274-38-1（平裝）

848.6

100009034

當代名家
霧の黒島
41

作 者：洪素麗

發行人：廖志峰

責任編輯：周汝婷

美術編輯：劉寶榮

法律顧問：邱賢德律師

出 版：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

網 址：<http://www.asianculture.com.tw>

e - mail：asian.culture@msa.hinet.net

服務電話：(02)2507-2606

傳真專線：(02)2507-4260

劃撥帳號：0554566-1

登 記 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

印 刷：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裝 訂：聿成裝訂股份有限公司

初版日期：2011年6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定價：新台幣250元

ISBN：978-986-6274-38-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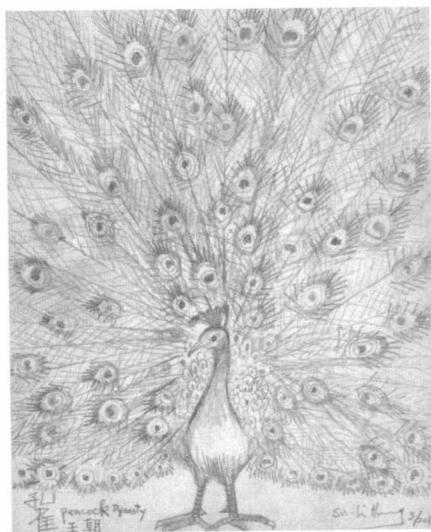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霧の 黒島



文・圖／洪素麗

黃色的太陽縱橫無盡，
荒野在燃燒。



專注的疼痛——《霧的黑島》自序

洪素麗

《霧的黑島》的三個故事：黃沙紫茉莉。無歡。霧的黑島。在心裡醞釀有一段時間了，寫出來後，內心仍有說不出的疼痛。仍然在疼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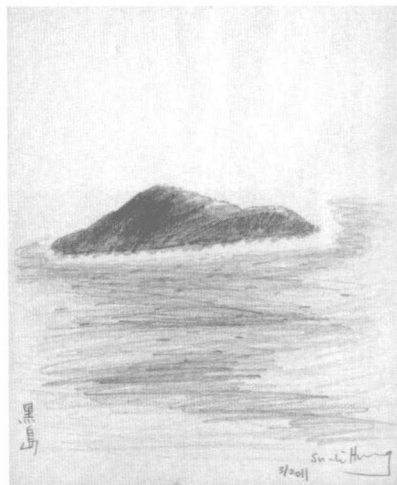
我習慣專注地觀察我四周的人間相，可喜可賀可嘆可憾可恨的人間世相層出不窮；令我生活忙碌。

此集中有三篇是舊作。仍有許多舊作潛伏他方，讀這三篇舊作時，才驚覺到時光快速飛逝，這三篇紀念那飛逝的履痕。

「不惜歌者苦，但傷知音稀。」唯有善解的知音可以減緩我因為專注帶來的疼痛。此書獻給我的知音。

同色的羽毛會令我們互相取得人間珍貴的溫暖。

二〇一一年五月一日寫於紐約



目次

009__黃沙紫茉莉

027__草間彌生

037__記憶的軌跡

051__山水有清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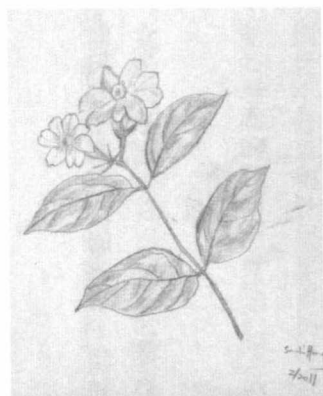
—記紐約一場「原舞者」
的演出盛況

059__搬家

071__無歡

099__霧の黒島

173__洪素麗作品年表



黄沙紫茉莉

關。

關於女子與荒野的故事，我知道有兩個。一個與黃沙有關。一個與紫茉莉有

—

獨自旅行的女子，在土耳其一個黃沙荒野中的小村莊的小旅店，被姦殺。身上的美金現鈔兩千元被劫走。全身赤裸被綁在床上。脖子上一道血痕，口舌微張，雙眼睜得很大很大。

一個很簡陋的小旅店的髒污小房間。除了一張木床，什麼傢俱也沒有。水泥地上浸漫著黃沙，因為唯一的一扇窗子外面，是無盡的黃沙與黃沙。

水泥地上黃沙上有兩雙男人鞋印。床單上有凌亂的黃土鞋痕，女子被侵犯前一定掙扎得很厲害，破舊的床單幾乎撕碎。血跡迸散。

旅店年老夫婦住在屋後，隔一個中庭。前屋半夜的殺戮老年店主居然一無所知。也許是重聽，也許是不敢干預聲張。

天微亮之後，老婦端熱茶來，看房門未關，推開門一看，嚇得茶具哐啣掉下去，茶水潑洒地上冒熱煙。老先生端著他的水煙管，快步過來一看，也嚇壞了！他走進女子房間，仔細看了，女子確實已死亡。他走到最近的鄰居家，敲門，告訴了鄰居街坊去報警。

鄰居牽出驢子。驢子不情不願一大早被主人趕出驢舍，嘶鳴著，鄰居男子坐在驢背拿草鞭趕牠，打他背臀，在晨曦中到火車站旁邊的警察局報案。

天大亮了，兩個穿制服的警察來到小旅舍。察看了女子屍體。是年輕的亞裔女子。他們打電話回警局。發現昨夜該值夜的新進的小警員跑了。旅店老先生說，昨日黃昏時載女子來投宿的是：在火車站接客的計程車司機。他也失蹤了。

顯然小警員和計程車司機嫌疑最大。半天時間，小小黃沙村莊已經尋獲兩個兇嫌。兇殺現場的鞋印正是他們兩位留下的。

女子大概讀了流浪黃沙的浪漫女作家的愛情故事，心生羨慕。沒想到女作家是高興怎麼寫就怎麼寫，當不得真。小女生大學畢業，打了兩年工，積了一點錢，冒

冒然就踏上她的黃沙浪漫之旅。以為隨意無規劃的自助浪遊，可以激發她的寫作靈感。說不定黃沙中也有愛情故事可以炮製。她在穿越荒野的火車旅行中，自火車窗邊瞥到一個古色古香的小村落，有黃土碉堡。有驢子站在黃土牆的淡淡陰影中。有成群的羊。穿花花綠綠的少女。包著頭巾的晶亮的眼睛，十分美麗。女子心動了，就隨意在小站下了火車。

小站真荒涼。火車上看到的古城碉堡群遠遠被拋到鐵道到站前遠遠地方。站在小站上，根本什麼也看不到。

她揹著背包，手提一個小行李，怔在月台上。

一個年輕司機過來搭訕：

「想去哪裡？」他的英語勉強可聽明白。

女子望向無際的黃礫土荒野，極目可看到一些綠樹稀疏錯落的土屋人家，她在想是不是該等下班火車來帶她去她原先要去的大城。

「沒有火車啦！明天才有。」年輕司機似乎讀懂她的顧慮，很適時地點醒她。

她仍遲疑。看向火車延伸的鐵軌兩方，都空空蕩蕩的。

挾帶黃沙的風大力掃過來，沙粒打在臉上很痛。

年輕計程車司機臉色看不出好意還是歹意。她還無法分辨人面皮底下的善意或惡意。她對人間仍一無所知。對外面陌生的世界更是一頭霧水：怎麼會置身在這樣一個奇怪的地方呢？她還在尋思：怎麼回事？！

黃沙的風吹得她睜不開眼。

等一陣風沙後，她看到火車站對面有一個小小警務室。

一個穿警察制服的年輕警員，慢慢向她走來。

看到警察，她似乎對自己的處境生出信心。警察是執法人員，是來幫助她的。

她於是鬆了一口氣，問警察：「這裡有過夜的旅館嗎？我明天要搭第一班火車去伊斯坦堡……。」

警察面無表情看著計程車司機，兩人咕囁了幾句土耳其話。計程車司機直截了當地對她發話：「我載妳去旅舍，明天再接妳來火車站……。」

女子望一眼，始終陰沉著臉的警員，和司機交換奇異的眼光，避開女子眼睛，轉身走入警務室。女子沒有得到警務人員的保證，遲疑著被司機推入後座，一陣狂

風吹起，黃沙彌漫了視野。司機灼亮的眼自後鏡盯看了一下，把車子飛快開上黃沙道路，很快來到胡楊樹圍繞的錯落土屋群落。

車子停下，司機下來拍打一扇木門。一位包頭巾的老者探頭出來，兩人對話。

老婦穿一身髒污花布衣，頭包黑布巾，也走出門外。看到有婦人，女子提著背包與小包下車，跟隨老婦走入門內。門庭很大，有一棵石榴樹，此外堆了很多木料的舊傢俱。她被引到右側廂房，一塊手織的掛氈垂在門上。掛氈是棕紅色，花色繽紛。但是屋內卻很多塵灰。婦人走上來關上窗子。木床很大，枕頭床單還算洗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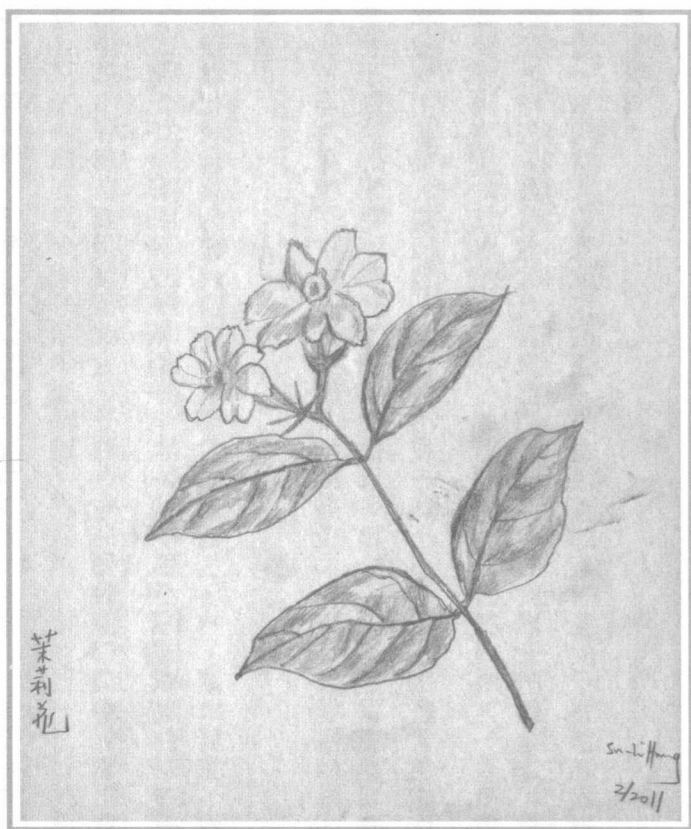
她坐在床沿，正聽到窗外司機把車駛走的聲音。

老婦人打一盆水來，她略微梳洗了。婦人又端來一盤有茶有麵包有一碗羊肉湯的晚餐來，老婦人對她展開一個慈善的笑容。

她略略安心了，很快把晚餐吃完。打手勢問老婦人洗手間在哪裡？

老婦人牽她的手走到另一側廂房的後方，她瞥見廚房，也見到幾隻羊羔擠在廚房的爐火處。老先生坐在那裡抽水煙，一隻手摸著羊羔的背。

她上完廁所，屋裏已上燈了。她猜想老夫婦的後生大概上城裡去了，空房間很



茉莉花